

农夫 体验记

□ 沈东海



挖花生

父亲住院了，仿佛一夜之间，我又回到了十几年前。那个夏天，父亲第一次住院，家里的担子一下落在了我的肩上，还在读初中的我，仿佛瞬间苍老了。还记得那时，母亲一大早出门讨生活了，而我休息的时候就跑去田里灌溉、打农药、锄草、割稻、种田……这些儿时学来的技艺，没想到多年以后，还能派上一点用场。

父亲住院那天，台风播报即将登陆。晚上，我一个人在老家做饭，作为农民的儿子，为了不浪费粮食，把昨天的剩菜剩饭吃了。

第二天，周末，台风准时过境，大雨倾盆，河水暴涨，树木摧折，狂风不止。一场无情的台风，阻挡了我去宁波探望父亲。

台风过后，父亲人虽在医院，心却还在田里。他常唠叨，自己胃里只是长了一块很小的“石头”，饭吃得下，人也不大难受，田里的活照样能干，要是不来医院多好。可他已经没法，只能给我下达了最高指示，让我下班了去山边的自留地抢收农作物。早上骑电瓶车出门，已见识了台风的厉害，许多树像喝醉酒的男人，被风刮得东倒西歪，河水与路齐平，良田淹没，村庄里到处是很深的积水。等下午到了自家的田里，还是吃惊不小。天还下着小雨，我披了雨衣，穿着齐膝高的雨靴，在一片汪洋中前行，已分不清哪是田垄，哪是垄沟。在深一脚浅一

脚中，无数的藤蔓与野草，又成了看不见的绊脚绳，让人跌跌撞撞，举步维艰。而眼前绝大多数的农作物，已没了往日的面目，浮于水面像一片水草，只冒了个头。扒开厚厚的绿叶，可见各种粗的藤蔓、瓜果上，齐聚了各种密密麻麻的小爬虫，如蚂蚁、百足虫等，它们抱团在一起，担惊受怕中。这些瓜果、藤蔓，成了这些小生命的避难所，仿佛《圣经》里的诺亚方舟。

绕地走了圈，了解了大概情况。我从电瓶车里取来几个大塑料袋，开始掰玉米。这些倒地的玉米，是父亲掰剩下的，所以个头很小，还缺粒，用宁波话讲叫“癞头六谷（玉米）”，但颗颗饱满如珍珠，洁白如玉。我这才回过味来，父亲为什么急着让我下地，假如我今天不来，农作物再泡一天，就成了不能吃的东西。

把所有的玉米都掰了，没想到掰了一大袋，我又开始摘黄秋葵、辣椒和茄子。辣椒和茄子已倒成一片，完全不成样子，而黄秋葵是这片地里少有的勇士，像守卫边疆的战士，依旧昂首挺立。顺道我又摘了两根白菜瓜，虽没完全熟，但也能吃。摘完了这些，回来的路上，我才发现在浓密的冬瓜叶旁，竟然还有两个冬瓜。这时，我才想起给母亲打电话，让她询问父亲，要不要把这些刚发白的半大的冬瓜摘了。在电话里，母亲转述说：“都摘了吧，泡过水的冬瓜不摘掉要烂地里的。”还嘱咐我，摘来的冬瓜，记得放在通风的地方，它怎么长的就怎么放，这样不容易烂。起先我只发现两只浮在水面、露在绿叶旁的冬瓜，没想到越往里走，发现得越多。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……它们像是躲在绿叶下，跟我玩捉迷藏似的，但还是一个个被我搜出来了。因为冬瓜太多，有的真可说是“冬瓜猫”（像猫一样大的冬瓜），所以我又给母亲不停地打电话，反复确认：“要不要全摘了？不摘真的要全烂？这几个超小的冬瓜也都摘了吗？”母亲在电话那头跟父亲商量着，得到的答复和之前一样，我这才开始不分大小地把地里的冬瓜全摘了。就这样，来回在水田里艰难跋涉，大的两手抱一个，小的一手托一个，把这些冬瓜搬到了电瓶车那儿。不一会，电瓶车上已放了四个，再也放不下了，我就把剩下的全放在了路旁。来回不停地奔波，七分裤湿了，齐膝高的雨靴进了水，裹着雨衣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。这时，在心里不由地生起一种感慨：做个农民，看天吃

饭太不容易了！但转瞬又想：这天气，幸亏是在这年代，要是换作旧社会，估计很多人都会饿肚子了。一个多小时的忙碌，把自己搞得跟水老鼠似的，分两次才把东西驮完，到家一数，没想到摘了十个冬瓜。因父母不在家，我自己只留了两个，其他的都分送给了几个叔叔和奶奶。奶奶说给她这么多，哪吃得完啊？我说你到时候煮成臭冬瓜，我来拿。晚上，吃着自己从地里摘来的蔬果，觉得特别香。收获后的分享，更是使人愉悦，再累也不觉得苦了。

父亲终于要做手术了，手术前他还在不停唠叨，说自己不来住院多好，这下手术后没法再去田里干活了。还反复叮嘱我，从时间上算，稻田里差不多要打农药了，让我没事了去卖农药的供销社问问。我问：“买啥？”父亲说：“老板知道的，他会给你配好的。”

父亲术后的第二天，父亲让我下了班去稻田察看（我家有两块田，之前的那块是爷爷留下来的），没想到真被父亲猜对了——台风过后，用泥堵的出水口，被水冲垮了。我扒了些烂泥，重新把口子堵上。不堵上，等天气一晴朗，稻田里没了水，稻子要枯死的。

父亲术后的第三天，我去自留地摘辣椒。火红的辣椒晒满一个团箕，放在阳台上，给家里增添了一分喜气。

父亲让母亲转达指令，叫我没事了去茭白田看看。他说再不去掰茭白，就全老掉了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下茭白田，虽然小时候经常看父母干活。第一次赤脚踩在茭白田里，大脑中的记忆，一下子被勾起了。记得小时候，母亲都是穿着一双橡胶雨靴才敢下去，因为里面有很多水蛇，也有一些是毒蛇，比如最常见的一种叫“烂毒蛇”。现在，这种蛇类的野生动物，在稻田里已非常少见。脚踩在淤泥里，泛起阵阵植物腐烂的味道，令我庆幸的是，真的没有遇到蛇。可开心没多久，我的胳膊、腿、脚面，以及头、脸和脖子，被茭白叶和秆子划得无比难受。这是一种介于人能承受和不能承受之间的疼痛，搞得我真想立马逃离。我缓慢地在浓密的茭白叶丛中穿梭，细细搜寻着一切可能长茭白的根茎，用手在水中仔细地扒拉着。终于找到了几个，可不是被虫咬了，就是绿得已经老掉。但我还是掰了两个能吃的茭白，洁白如玉。渐渐地，我开始适应了这种劳作，闻着那特有的茭白叶的清香，感觉到一种宁静，身心舒畅。

从茭白田里出来，已浑身是伤，手脚全是泥巴的我，这时才恍然大悟，怪不得父母以前下茭白田，再热也必戴草帽，穿长裤长袖和雨靴。这是一位老农从工作中得出的经验，可让自己的身体得到稍许的保护。

农村的孩子，在很小的时候，都或多或少把农活当作一种游戏，等他渐渐长大，才明白其中的苦意。其实生活一直都未曾改变，变的只是一个人的心，以及审视生活的眼睛。这就是这些天的劳作带给我的收获，我万分珍惜，将之深藏在记忆的宝匣里。



晚上自己做了一桌子菜，都是父亲田里收获的。



父亲种的白种茭白